



红人堂·陈晓旻

艺术宁波 | 不止住宅

“晓云山居”茶室 卓稣萍设计

不止设计

建筑不止是单纯的物质容器，还会引领新的行为与生活方式。8月16日，“不止住宅”沙龙会&“a+u：不止建筑”新书发布会在宁波T10+艺术客厅举行。

来自美国、广州、上海和宁波本地的设计师通过自己的作品给我们阐释了个性化、多元化的设计理念。

有意思的是，这次设计师们的关注点是住宅。

本场论坛发起人、著名设计师王灏表示：当下私人住宅将会成为设计的主流。这，对于每个年轻的新的建筑师来说，都可以相对容易地找到自己的表达出口。

城镇的自建房是大部分人特别熟悉的，那是我们儿时的记忆，很多人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还生活在其中，其改造拥有非常大的受众面和更大的社会意义。

来自广州多重建筑工作室的建筑师靳远以顺德一个五口之家三代人的住宅为样本，给我们带来突破性的方向。

和全国其他城镇一样，这是2000年左右造的房子，四周是各自拥有自己宅基地的邻居，房子之间相互挤压，空间感不佳，而且忽视了内部生活空间的精细差异。但广府民系传统生活中的一些观念很值得在新时代延续。

设计师靳远打破大家庭大客厅的格局，而是按照三代人不同的生活习惯，给予独立的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回应。除了空间



顺德自建房里的“垂直生活” 靳远设计

合理布局和拓展，他巧妙地通过楼梯达到类似园林的“移步换景”的效果。站在阳台看室内，站在楼梯平台看室外，“景”都不一样，爷爷的老物件和生活老场景保留如初，而且还可以和家人与邻居交流，也打造了自建房里的“垂直生活”。

上海俾人营造建筑设计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建筑设计师王灏给大家讲解了自己在北仑春晓的老家，从2009年开始构思，到今天已近15年，仍在不断进化中。他首先让家成为一个实验场，同时将三层开放给附近的村民以及隔壁村来的陌生人。



北仑春晓的老家 王灏设计

王灏强调没有边界的设计感，比如使用功能的模糊化，比如客厅可以用来聚会，也可以成为图书室或者工作室。在越来越多元的生活状态中，人们更喜欢自由的不限定的生活状态，这也许就是一种松弛感的家居氛围吧。

汉格设计创始人和设计总监、T10+设计联盟联合发起人卓稣萍用一栋在“在自然中生长”的建筑，来阐释天人合一的理念，设计面积也从初始的1000平方米延伸到3000平方米，甚至更多。她设计的“晓云山居”位于东钱湖，倚山而建，面湖，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

她的设立理念是让自然生态融于空间，并通过光线的设计，进一步给空间赋予精神上的内涵。书房，设计师把山景框成一幅画。游泳池，和山石融合却又充分考虑安全。茶室，让外面的风景画轴一般徐徐展开……

来自美国现任教于美国纽约雪城大学建筑学院的王飞则认为：“我们发现新一代的建筑师正挑战和突破传统设计的边界。”



扫描二维码可阅读全文

推荐榜



周益

沪上宁海三杰，除了柔石、潘天寿，还有他……



严晓歆

苹果手机壁纸拍摄地，绝美的落日余晖



天涯

儿子，生日快乐！一位单亲母亲的祝福



大山雀

暗夜里的最美飞虫：我在宁波拍到过的大蚕蛾



龚国荣

机器剥毛豆，你见过吗

红人堂·庸星

名讳：中国人曾经的文化

生时为名，死后为讳。名讳亦为长者或受人尊重者的名字，是带着敬意的。在古代礼仪中，直呼一个人的名字会被认为不礼貌，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或文字书写中，需要采用尊称或别号来避免直接提及。

现如今避讳的习俗已革除，但在以前，确有过不少啼笑皆非的故事。据说李贺18岁时即已诗名远播，很为当时名公巨卿所器重，按说其取功名登科第正如囊中探物，只为李贺父亲名叫晋肃，“晋”“进”同音，妒才而欲与李贺争夺功名的人就放出流言，说他应该避开父亲的名讳，不能举进士。韩愈为此专门作《讳辩》予以驳斥：父亲的名字叫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假如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仁义为人了吗？

只是这样的喋喋争辩，最终给李贺造成不良影响，竟再没应试参加国家的人才选拔。这件事写在《旧唐书》，很多正史也对此有过记载，想必当属实情了。

当时是谁首先发难，给李贺造成影响？我曾读到唐人笔记中的一段话，说校书郎元稹也曾欣赏李贺的才华，登门与之结交，但李贺只看了一眼名片，就不想与他说话了。元稹气鼓鼓离去，“因指贺祖名晋，不合应进士举”。如此看来，李贺一生不仕，实在是与他的臭脾气有关，而他父亲的名讳正好让人找了借口。



中国人忌讳说出父母的名字，或是出于崇敬，但现在想来也有些滑稽。再譬如那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最早见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后来这段复句演变为成语，意为有强权而无公理，并以此嘲讽时政。

这样的事，实在是中国人的文化特色，洋人是搞不懂的。

我父亲单名一个“杰”字，以前抄电表、收房租、送信函的都会在家门口直呼父亲的名字，与邻里小伙伴吵架，人家便以喊我父亲的名字为快，尤其隔壁那个喊得最响的姓腾，其父亲叫腾万春，我曾在他家屋檐下的一根扁担上看到过这名字，就回喊“腾愚春”！该是人家将“万”字写成繁体字，偏我又不认识，就当是愚公移山的“愚”，算作自卫反击。

这样的事一晃竟有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早已作古，可怜我也很多年没听到人家喊父亲的名字了。

